

同盟中的有限参与： 白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的策略选择

周 游

【内容提要】 白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的策略选择主要表现为有限参与。一方面，白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支持俄罗斯的立场，并事实上成为参与方；另一方面，白俄罗斯坚持不派兵，未承认新入俄领土，参与冲突斡旋，又体现出一定的中立性。本文旨在解释俄乌冲突背景下，白俄罗斯作为小国在与俄非对称同盟中的行为逻辑；在对自主—安全交易理论的反思基础之上，探讨白俄罗斯对俄乌冲突的有限参与。自主—安全交易模型聚焦于同盟形成问题，认为同盟中的成员将自主利益和安全利益进行了交易，导致小国往往选择追随大国以求安全。本文认为，小国同样追求自主利益。由于在同盟维持过程中各种条件发生变化，小国对大国的依赖水平并非一成不变，其政策选择亦持续调整。小国的自主性受到安全威胁水平、权力、对同盟的认同度、替代性选项等因素影响。在本案例中，影响白俄罗斯同盟外交决策的关键因素是安全环境变化与替代性联合对象的可得性。2020年总统大选以来白俄罗斯内外安全环境急剧恶化，俄乌冲突使其外部安全进一步受损，并且失去了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实施对冲的选项，导致其重返对俄追随的轨道。与此同时，白俄罗斯在同盟外交中自主性下降的情况下，竭力避免因受牵连而进一步利益受损，特别是不愿以牺牲主权为代价建立俄白联盟国家。为此白俄罗斯通过斡旋俄乌谈判和瓦格纳危机，以及开展远弧外交以获取自主利益，因此又表现出中立特征。

【关键词】 白俄罗斯 俄乌冲突 小国同盟外交 非对称同盟
自主—安全交易

【作者简介】 周游，西安外国语大学中亚—环里海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作为俄罗斯在俄白联盟国家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下的双重盟友，目前来看，白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作出了看似矛盾的选择，本文谓之有限参与。一方面，白俄罗斯站在俄罗斯一边，事实上成为参与方；另一方面，白俄罗斯坚持不派兵，又体现出一定的中立性。相比之下，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其他盟友、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则保持了不同程度的中立立场，没有参与冲突。哈萨克斯坦甚至极力拉开与俄罗斯的距离，乘势填补俄罗斯在欧洲让出的能源供给空间。对俄罗斯安全依赖极大的亚美尼亚也未选择追随俄罗斯。

本文试图解释俄乌冲突背景下白俄罗斯的行为逻辑，思考白俄罗斯作为小国在与俄罗斯的非对称同盟中的策略选择。学界既有研究往往聚焦于俄乌冲突的根源、影响以及大国的行为，对白俄罗斯这个小国的关注很有限^①。小国同盟决策的相关研究主要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非对称同盟为研究对象。对欧亚地区，特别是白俄罗斯关注甚少^②。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俄乌冲突中白俄罗斯行为的文献中，武斌认为俄乌冲突背景下白俄罗斯在同盟内的外交安全战略选择主要表现为支持俄特别军事行动和深化俄白军事同盟关系^③，但这忽略了白俄罗斯在同盟外交中保持中立性和抵抗俄施压的一面，即有限参与俄乌冲突的特征。罗伯特·提卡劳从同盟安全困境出发，注意到白俄罗斯为避免被牵连采取的措施，但并未着重介

① 例如，赵会荣：《乌克兰危机的多维探源》，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 年第 4 期；毕洪业：《从危机到战争：俄罗斯本体安全与俄乌冲突》，载《外交评论》2022 年第 2 期；王战：《俄乌冲突、全球政治经济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俄罗斯研究》2022 年第 3 期；冯玉军：《俄乌冲突的地区及全球影响》，载《外交评论》2022 年第 6 期；张昕：《作为帝国间冲突的俄乌战争》，载《文化纵横》2022 年第 3 期。

② 例如，Jiyun Kih, “A Study on the “Intra - alliance Bargaining - Based” Approach to the US - Japan Alliance”, *Pacific Focus*, Vol. 37, No. 1, 2022, pp. 155 - 182; 杨鲁慧、赵伟宁：《韩美联盟视阈下的韩国自主性研究》，载《当代韩国》2019 年第 3 期；杨鲁慧、牛建：《美日同盟中的自主——安全交易研究》，载《国际观察》2017 年第 2 期；Alexander Korolev, “Shrinking room for hedging: system - unit dynamics and behavior of smaller powe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 Pacific*, Vol. 19, No. 3, 2019, pp. 419 - 452.

③ 武斌：《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白俄罗斯的外交安全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2023 年第 11 期。

绍白何以落入被牵连的困境^①。本文对白俄罗斯有限参与俄乌冲突的探讨建立在对自主—安全交易理论的反思基础之上。对小国行为具有解释力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聚焦于同盟形成问题，事实上在同盟维持过程中由于各种条件变化小国外交决策亦持续进行调整。2020年总统大选以来白俄罗斯内外安全环境急剧恶化，俄乌冲突使其外部安全进一步受损，并且丧失了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实施对冲的选项，导致白重返对俄追随的轨道。白在同盟外交中自主性下降的情况下，竭力避免因受牵连利益进一步受损。白通过斡旋俄乌谈判和瓦格纳事件，以及开展远弧外交获取自主利益。对白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行为的研究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白俄罗斯作为俄乌的共同邻国及俄与北约冲突的前沿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很可能影响未来战局走向，其角色不可小觑。

一 概念界定和小国同盟外交决策的相关理论

按照学界提出的测量标准，小国从统计意义上指人口数量少于1 000万的国家^②，从相对意义上指没有能力通过自助追求安全的国家^③。白俄罗斯从这两方面看都属于小国。按照格伦·斯奈德的定义，同盟指针对成员外部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武力或非武力手段的正式国家联盟^④。唐世平提出同盟中一国GDP总量与人均GDP乘积是另一国两倍以上时，则该同盟为非对称同盟^⑤。俄白联盟国家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具有典型的非对称同盟特征。非对称同盟具有成员实力不均等、责任义务不均等和关系呈现等级制的特征。

沃尔兹指出中小国家往往选择制衡（balancing）或追随（bandwagoning）大

^① Robert Gabriel Ticălu, “From Strategic Partner to Co-aggressor: Russia’s Attempts to lure Belarus into the War in Ukrain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Vol. 31, No. 3, 2023, pp. 703–717.

^② 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页。

^③ Robert O. Keohane, “Lilliputians’ Dilemmas: 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3, No. 2, 1969, pp. 291–310.

^④ Glenn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4.

^⑤ 唐世平、龙世瑞、郎平：《美国军事干预主义：一个社会进化的诠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

国以求生存^①。但冷战以来更常见的是后者，包括在欧亚地区，这导致了非对称同盟的普遍存在。艾德夫和莫罗提出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autonomy – security trade off model）为小国在非对称同盟中的行为提供了基础解释。按照莫罗的定义，安全指的是一国按其意愿维持现状的能力，自主指的是一国根据理想改变现状的能力。能力聚集模型（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认为建立同盟使成员的实力都得到了增加，莫罗则质疑为何有些国家在安全受损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建立同盟。原因在于国家结盟不仅是为了实现安全利益最大化，还追求自主利益最大化。莫罗认为同盟中的成员将自主利益和安全利益进行了交易。若一国追求自主，另一国追求安全，则两国会形成非对称同盟^②。换言之，在非对称同盟中，大国主要付出安全利益，获取自主利益；而小国主要牺牲自主利益，得到安全利益。这解释了为何小国往往对大国采取追随的策略。

从自主—安全交易模型中亦可见小国同盟外交的困境。小国由于对大国提供的安全依赖程度高，往往不得不承担大国行为带来的额外风险。盟友的鲁莽程度和侵略性也影响上述风险的变化。正如斯奈德所料，同盟一旦形成，由于国家之间的力量差异和相互依赖程度不同，会导致“抛弃”（abandonment）和“牵连”（entrapment）两种策略选择的悖论。被“抛弃”的可能性在于同盟并非绝对稳固，盟友可能拒绝履行盟约，解除盟约，甚至与其他国家结盟；遭遇“牵连”则意味着盟友之间存在国家利益的差异，一国可能被盟友拖入一场与自身利益相悖或部分相悖的战争和冲突中。抛弃和牵连的风险成反比，一种风险的降低导致另一种风险的增加。一国对盟友的依赖越大，越担心被抛弃，承诺越强，讨价还价的能力越低，被牵连的风险就越高。斯奈德指出，小国比大国更担心被牵连，因为大国的全球层面利益更广泛。小国仅与大国部分利益一致，制约大国行为的能力也有限^③。贝克利“行动自由理论”与此类似，指的是大国往往可以通

①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Addison – Wesley Publishing Co., 1979, p. 126.

② Michael F. Altfeld, “The Decision to Ally: A Theory and Test”,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37, No. 4, 1984, pp. 523 – 544;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1991, pp. 904 – 933.

③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1984, pp. 461 – 495.

过在同盟条约中设置履约条件，避免代价高昂的承诺，维持多个盟友等方式来避免被纠缠或牵连。他以美国为例，解释了在 62 年的时长中，美国拥有超过 60 个盟友，但只受到了 5 次牵连^①。苏若林指出，当非对称同盟中小国和大国意图一致时，小国由于主要依赖大国取得安全保障，相比被牵连更担心被大国抛弃；但当双方意图不一致时，如果大国是进攻性大国，小国是防御性小国，那么小国则主要担心被牵连^②。由此可见，相比大国，小国的行动自由往往相对受限。

自主—安全交易模型解释的是同盟的形成。既有研究指出，同盟形成之后非对称同盟内部小国和大国的自主—安全交易是一个动态过程。双方的讨价还价持续进行，议价能力也可能发生变化，使得联盟内发生调整。小国难以获得自主性，不意味着小国不愿和不能获得自主。斯奈德指出，一国对于同盟的依赖性取决于一国需要军事援助的程度、盟友满足该需求的能力、寻找替代性选项的可能性^③。尽管小国往往对同盟的依赖性更高，自主性较低，但这依然需要视情况而定。小国的自主性受到安全威胁、权力、对同盟的认同度、替代性选项等因素影响。安全威胁包括内部安全威胁和外部安全威胁，也取决于一国对于威胁的感知。威胁越大，小国的自主性越小。权力要素表明小国的国家实力可能发生变化，实力越强，自主性越大。认同要素表明小国对于同盟的认可度越高，越不愿离开同盟，自主性越小。替代性要素意味着如果小国存在其他可结盟的对象，甚至以跟大国的对手结盟相要挟，那么自主性也会增大^④。值得注意的是，小国借助外部力量也可能采取联合（alignment）而非联盟（alliance）的形式。瓦尔德指出，联合和联盟的差异在于联合并不通过正式协议，而是通过行为表现出来^⑤。这种策略有时表现为对冲（hedging），即保持和多个大国的等距关系，避

① Beckley, Michael. “The Myth of Entangling Alliances: Reassessing the Security Risks of US Defense Pac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 4, 2015, pp. 7 – 48.

② 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

③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67.

④ Randolph M. Siverson, Harvey Starr, “Regime Change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Alli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8, No. 1, 1994, pp. 145 – 161; Kih, Jiyun. “A Study on the “Intra – alliance Bargaining – Based” Approach to the US – Japan Alliance”, *Pacific Focus*, Vol. 37, No. 1, 2022, pp. 155 – 182; 杨鲁慧、赵伟宁：《韩美联盟视阈下的韩国自主性研究》，载《当代韩国》2019年第3期。

⑤ Michael D. Ward, *Research Gaps in Alliance Dynamics*. Denver: University of Denver, 1982, p. 7.

免将全部鸡蛋放入一个篮子里^①。总而言之，小国并非始终在非对称同盟中处于被动地位，被迫对大国保持追随。上述各种条件变化对小国自主性的影响会导致不同的外交决策结果。

二 白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的有限参与

本文将白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的角色界定为有限参与。这意味着白俄罗斯是俄乌冲突的参与方，但应对其参与程度和方式作出限定。相应地，本文认为白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的有限参与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俄罗斯的支持和单向投靠，二是保持一定的中立。两方面似存在某种程度的矛盾性，而后者容易为研究者所忽略。

从白俄罗斯官方在俄乌冲突中的一系列表态可见，白方明确支持俄罗斯，站在乌克兰和西方的对立面。俄乌冲突爆发当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表了有利于俄方的声明，此后他反复重申其立场。他表示白俄罗斯将与俄罗斯保持同一阵线，认为美国和北约企图将白俄罗斯卷入冲突。白俄罗斯在西部和波兰、立陶宛的边境受到来自北约的军事威胁；同时在南部受到来自乌克兰的长期威胁^②。他认为是乌方主动挑起冲突；乌不应当与兄弟民族作战，应当按照俄方要求实现“去军事化”，不允许北约进入，停止在顿巴斯的军事行动，并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③。白不赞成西方对俄的批评。冲突爆发以来，在联合国大会第 11 届紧急特别会议关于俄乌问题的五次投票表决中，白俄罗斯均支持俄罗斯。

白俄罗斯对俄罗斯支持的具体措施如下。首先，白允许俄武装力量从白领土打击乌方。2022 年 2 月 10 ~ 20 日，俄白联合军演“联盟决心 2022”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但俄军并没有按原计划在军演结束时撤出，约三万俄军滞留白领土。

^① Korolev, Alexander. “Shrinking Room for Hedging: System – unit Dynamics and Behavior of Smaller Powe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 Pacific*, Vol. 19, No. 3, 2019, pp. 419 – 452.

^② Оперативное совещание с военными. <https://president.gov.by/ru/events/operativnoe-soveshchanie-s-voennymi>, 访问时间: 2023 年 10 月 1 日。

^③ Голосование на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м референдуме по изменениям и дополнениям в Конституцию Беларуси. <https://president.gov.by/ru/events/golosovanie-na-respublikanskom-referendume-po-izmeneniyam-i-dopolneniyam-v-konstituciyu-belarusi>, 访问时间: 2023 年 10 月 1 日。

军演结束四天后，位于白领土上的俄军直接穿越白乌边境，向基辅州方向进发，并控制了切尔诺贝利。白允许俄方在白领土上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乌方，为驶入白领土的俄空中预警机巡逻加强警戒，还将戈梅利州贾博罗夫卡（Зябровка）空军基地提供给俄方使用。第二，白方为俄方提供武器弹药^①，为遭到破坏的俄武器装备提供维修服务。由于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难以进口军品以维修损坏设备，2022年8月20日，两国国防部紧急签署协议，通过白方进口军品并在白领土上维修俄航空装备。第三，白方为俄方训练被动员的新兵。白俄罗斯在位于布列斯特的第230号奥布斯-列斯诺夫斯克练兵场（Обуз-Лесновский полигон）以及莫济里、戈梅利、莫吉廖夫等地训练作为俄白联盟国家地区武装组成部分的俄兵员。2023年2月，白方宣布共有1.5万名俄士兵在白接受训练^②。第四，白方为俄方提供后勤支持。俄军伤员在白俄罗斯戈梅利等地就医^③。

俄乌冲突期间双方持续进行军事合作，两国军政高层密切互动，主要采取白俄罗斯非直接卷入冲突的方式。2022年10月7日，白宣布开始组建俄白联盟国家地区武装。白参与俄白联盟国家地区武装的俄军人数将达近9000人^④。2022年12月3日，时任俄国防部长绍伊古访问明斯克，和白国防部长赫列宁签署了《关于修改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协作维护军事领域地区安全协议（1997）的备忘录》。12月19日，两国元首举行会晤，讨论俄白一体化等事宜。

在周边紧张态势下，白方作好了作战准备，在边境地区强化了军事部署。2022年2月27日，白俄罗斯举行修宪公投，放弃了1994年宪法第18条关于寻求使国土成为无核区、实现中立国地位的条款，修改为白不从本国领土对他国发起侵略行动。修改无核、中立地位恰逢俄乌冲突爆发这个敏感时间点绝非偶然。

① Из Беларуси в Россию отправили 20 вагонов с боеприпасами — Генштаб. <https://tsn.ua/ru/ukrayina/iz-belarusi-v-rossiyu-otpravili-20-vagonov-s-boeprilasami-genshtab-2096821.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0月1日。

② Лукашенко рассказал, сколько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енных в Беларуси. <https://sputnik.by/20230216/lukashenko-rasskazal-skolko-rossiyskikh-voennykh-v-belarusi-1072374049.htm>, 访问时间：2023年10月1日。

③ “Мы их лечим, спасаем”. Лукашенко о раненых в Украине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енных. <https://www.belta.by/president/view/my-ih-lechim-spasaem-lukashenko-o-ranenyh-v-ukraine-rossijskih-voennyh-487929-2022/>, 访问时间：2023年10月1日。

④ Минск назвал число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енных в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е войск. <https://www.rbc.ru/politics/16/10/2022/634bf3a89a7947670dc8f4fa>, 访问时间：2023年10月1日。

2023 年 3 月，普京透露将在白部署战术核武器。5 月，卢卡申科宣布俄计划在白部署的核弹头已经启运。白防长赫列宁宣布使用战术核武器已写入白国家军事方针。2023 年瓦格纳事件期间，白接收瓦格纳武装前往白俄罗斯驻扎，并允许瓦格纳集团在白合法登记，协助训练白俄罗斯军队，引发周边国家紧张。

西方以白俄罗斯参与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为由对白发起制裁。事实上制裁自 2020 年即已开始，截至 2023 年 8 月欧盟已对白发起八轮制裁，包括针对企业与个人，涉及军工、金融、能源、烟草、化肥、交通物流、人文交流等领域^①。欧盟第六轮制裁中，欧洲议会大会通过决议，呼吁将所有对俄制裁覆盖白俄罗斯。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至 2024 年 8 月，美国国务院、商务部、财政部等共对白俄罗斯发起了十一轮制裁，制裁措施包括对部分军政官员个人禁发签证、军事技术禁运、能源类产品和奢侈品进出口限制等^②。

值得注意的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白俄罗斯在支持俄罗斯的问题上仍有所保留。其一，尽管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立场基本一致，但白坚持不派兵参与俄乌冲突。卢卡申科强调白俄罗斯没有和乌方作战，且承诺不会向境外派遣白俄罗斯武装力量，但在俄白两国“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将会参战^③。

其二，白俄罗斯官方在新入俄领土的地位问题上始终态度模糊，至今没有正式承认新四州和克里米亚入俄。在克里米亚问题上，2021 年卢卡申科的表述是“克里米亚事实上属于俄罗斯，公投后在法律上属于俄罗斯”^④，但 2022 年他又称承认克里米亚入俄只是“空谈”^⑤。2022 年 2 月 21 日，普京宣布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州独立，当被外媒问及白为何不正式承认乌东两州独立和克里米亚

① Евгений Прейгерман, Санкции ЕС и контрсанкции Беларуси (по состоянию на 4 августа 2023 года). <http://minskdialogue.by/research/memorable-notes/sanktcii-es-i-kontrsanctcii-belarusi-po-sostoianiiu-na-20-aprelia-2022-goda>, 访问时间: 2023 年 10 月 1 日。

② “Belarus Sanctions”. <https://www.state.gov/belarus-sanctions/>. 访问时间: 2023 年 10 月 1 日。

③ Оперативное совещание с военными. <https://president.gov.by/ru/events/operativnoe-soveshchanie-s-voennymi>, 访问时间: 2023 年 10 月 1 日。

④ Крым де-факто и де-юре стал российским, заявил Лукашенко. <https://ria.ru/20211130/krym-1761508239.html>, 访问时间: 2023 年 10 月 1 日。

⑤ Президент Беларуси: разговоры о признании или непризнании ЛНР и ДНР – это все болтовня. <https://www.belta.by/president/view/prezident-belarusi-razgovory-o-priznanii-ili-nepriznanii-lnr-i-dnr-eto-vse-boltovnja-514878-2022/>, 访问时间: 2023 年 10 月 1 日。

入俄，卢卡申科再次称无此必要，白方和这些地区进行合作，相当于事实上承认，如有必要会正式承认^①。9月23~27日，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四地举行入俄公投。29日晚普京签署总统令宣布承认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独立。巧合的是9月27日卢卡申科在索契刚刚会见了普京。他回避了入俄公投一事，依旧没有对四地的地位作出明确表态。28日卢卡申科访问阿布哈兹，成为首个访问该地的外国国家元首。2008年以来白俄罗斯没有承认阿布哈兹，在此访中卢卡申科亦未谈及承认阿布哈兹问题。

其三，白俄罗斯还组织了三轮和谈，试图在俄乌之间进行斡旋，表现出中立性。2月28日、3月3日和3月7日在白境内分别举行了三轮谈判。然而考虑到白俄罗斯非事实中立，在乌方要求下从3月29日起转而由土耳其主持在伊斯坦布尔举行谈判。

在白俄罗斯民众对俄乌冲突的态度问题上，白官方的调查数据缺失。英国查塔姆研究所2022年6月的民调结果显示，白俄罗斯民众对2022年俄乌冲突的态度存在较大分歧。反对俄乌冲突的白俄罗斯民众约占43%，支持者约33%，23%的人表示中立。55%的民众认为俄乌冲突给白俄罗斯带来了负面影响，14%的人认为俄乌冲突对白俄罗斯有正面影响。29%的民众认为白俄罗斯应当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26%的人反对，44%的人中立。查塔姆研究所表示，由于调查通过互联网进行，可能存在数据上的偏差，实际支持白俄罗斯官方政策的人比例应当更高^②。有白俄罗斯学者分析认为，由于俄白两国的友好关系具有民意基础，支持俄罗斯立场的观点为多数白俄罗斯民众所接受^③。有学者指出，白俄罗斯社会内部存在着巨大的政治观念分歧，而且这种社会裂隙有着深刻的历史

① Президент Беларуси: разговоры о признании или непризнании ЛНР и ДНР – это все болтовня. <https://www.belta.by/president/view/prezident-belarusi-razgovory-o-priznanii-ili-nepriznanii-lnr-i-dnr-eto-vse-boltovnja-514878-2022/>, 访问时间: 2023年10月1日。

② Как война России против Украины изменяет взгляды белорусов на внешнюю политику.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PlhK51iYS7Bj4gm0PHTZhn0ZsRIxd4i/view>, 访问时间: 2023年10月1日。

③ Sergei A. Mudrov, “We Did Not Unleash This War. Our Conscience Is Clear”. The Russia – Ukraine Military Conflict and Its Perception in Belaru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Vol. 30, No. 2, 2022, pp. 273 – 284.

根源，并在卢卡申科执政之后被强化^①。对俄乌冲突问题的态度和对卢卡申科及白俄罗斯政府的支持度高度相关。从媒体报道来看，白俄罗斯官方媒体和反对派媒体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往往大相径庭。此外，2014 年起就有白俄罗斯人加入“白俄罗斯”统一战术小组（Объединенная такт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 “Беларусь”），在乌东地区为乌克兰方面作战。2022 年以来的俄乌冲突中，为乌方作战的白俄罗斯人还专门组建起了隶属于乌克兰武装力量的卡斯图斯·卡利诺夫斯基营（батальон имени Кастуся Калиновского）。

三 拒绝与无法拒绝：白俄罗斯有限参与俄乌冲突的逻辑

白俄罗斯作为小国，安全利益或者说生存是其首要考量。俄白两国相互视对方为最重要的盟友。白以自主换安全，在安全上形成对俄罗斯的单向依赖。俄罗斯则借助为白俄罗斯提供安全、能源、经济领域的扶持来换取俄白两国更深层次的一体化。俄白两国的盟友关系实质上是白俄罗斯对俄罗斯的安全依赖。白俄罗斯矿产资源不丰富，经济实力弱，在能源和经济领域依赖俄罗斯；地理上位于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夹缝地带，安全环境不乐观。白俄罗斯对俄罗斯具有政治文化传统上的高度认同，和美国与欧盟存在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上的分歧，主要外交方向是与俄罗斯维持友好合作和推进一体化进程。

在整个后苏联时期，俄白两国都维持着密切的安全合作。有学者提出，俄白联盟计划在军事领域的成功远胜经济和政治部分^②。在提出建立联盟国家之前，1992 年 7 月俄白两国就签署了一揽子军事协议，内容包括协调防卫行动以及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领土上驻军。1994 年卢卡申科上台后两国军事合作继续强化，并将此作为主要政策目标之一。两国进入“较其他独联体国家更深入的一体化阶段”。1997 年两国签署了俄白联盟条约，安全领域合作成为其重点内容。建设俄白联盟国家的目标即在于将其打造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核心。同年双方又签署了《俄罗斯联邦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共同保证军事领域地区安全的协议》，

^① Олег Манаев, Раскол в Белорус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 реальность жизни миллионов людей. <https://www.ideasbank.vision/articles/3>, 访问时间: 2023 年 10 月 1 日。

^② Ruth Deyermond, “The State of the Union: Military Succes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ailure in the Russia – Belarus Union”, *Europe – Asia Studies*, Vol. 56, No. 8, 2004, pp. 1191 – 1205.

提出推进两国的军事一体化，包括实施共同的防卫政策、军事立法一体化、建立共同的地区武装力量。文件指出，“地区”意为“包括空天在内的白俄罗斯领土和与白俄罗斯接壤的俄罗斯领土，在此范围内两国武装力量协作维护两国安全”。协议规定“在面临威胁时，联盟国家全权代表机关（俄白两国国防部）应确定地区武装的组成和任务，直接组织其行动、协作、管理和全方位的保障工作”^①。2021年11月，俄白两国元首签署了新版《联盟国家军事方针》，第7条明确指出联盟所应对的目标包括“北约在联盟国家外部边界力量的强化”；第20条指出，“成员国视一切对任意成员国动用武力的行为为对联盟国家整体的侵犯，并将借助一切力量和资源，采取相应的回应措施”；第21条指出，“在战时将实施共同决议以采取军事行动抵御侵略”^②。

白俄罗斯对俄依赖的另一方面在能源、经贸领域。俄罗斯是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2021年双方贸易占白外贸总额的49%，出口额的41%和进口额的57%^③。俄白两国经贸关系具有不对称性，白仅占俄贸易额的3%~6%^④。2007年，俄白哈三国组建了关税同盟。白俄罗斯是欧亚地区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白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从俄罗斯购入能源产品并享受关税优惠。根据世界银行2022年《国际债务报告》，白俄罗斯还是俄罗斯最大的债务国^⑤。在面临政治危机时，白俄罗斯更需要借助俄罗斯的资金支持维护政权稳固。2022年12月19日两国元首会晤后，白俄罗斯总理戈洛夫琴科表示，已与俄方就对白所欠俄罗斯金融机构的债务进行重组提供信贷支持达成谅解，俄罗斯向白方出售

① Соглашение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Беларусь о совместном обеспечени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военной сфере. <https://docs.cntd.ru/document/901796828>, 访问时间：2023年10月1日。

② Правовой портал Союз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https://postkomsg.com/documentation/theme/379/>, 访问时间：2023年10月1日。

③ Общ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о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задачи, итоги за актуальный период. <https://mfa.gov.by/trade/>, 访问时间：2023年10月1日。

④ A. Leukavets, “Russia’s Game in Belarus: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s a Checkmate for Lukashenka?”, *New Perspectives*, Vol. 29, No. 1, 2021, p. 93.

⑤ “International Debt Report 2022: Updated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8045>, 访问时间：2023年10月1日。

天然气的价格将首次在三年内保持不变^①。

上述长时段因素解释了白同盟外交的基础，却无法解释某段时间内的变化和调整。2020 年的政治危机是白俄罗斯在一系列对外议题上倒向俄的关键性转折。2020 年总统选举期间白俄罗斯遭遇了国内局势的大规模动荡。尽管卢卡申科宣布以超过 80% 的得票率再次当选，但政权安全仍然面临严峻挑战。西方国家不承认选举结果，批评卢卡申科选举舞弊，为以季哈诺夫斯卡娅为首的反对派提供庇护，并对白俄罗斯发起制裁。作为回应，白俄罗斯方面宣布退出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并指责西方国家的做法是侵犯白国家主权。

除内部政权安全，白俄罗斯还面临长期紧张的西部边境安全局势。2021 年 7 月起，在白俄罗斯与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等欧盟国家的边境地区出现难民危机，数以万计来自伊拉克、叙利亚和其他亚非地区国家的难民，经白俄罗斯进入欧盟。为此欧盟加强了在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不仅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增加了边境地区的兵力，爱沙尼亚、捷克、欧盟边防局和英国等也派遣兵力支援。针对边境压力上升，白方认为瓦格纳集团入驻白俄罗斯将对北约产生有力的震慑。一旦局势恶化，瓦格纳武装将能够迅速出击^②。瓦格纳武装抵白导致波兰和拉脱维亚向边境地区增兵，而立陶宛关闭了与白俄罗斯的两个口岸。

一面是国内政权安全威胁，一面是外部国家安全威胁，内外安全相互影响，融为一体，极大削弱了白在联盟内部的自主性。此前的平衡外交策略功亏一篑。卢卡申科意识到和西方接近无望，以及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对于政权稳定的重要性，因此重新和俄罗斯走近。从 2020 年 8 月中旬开始，两国高层释放出友好信号，普京祝贺卢卡申科胜选。9 月，两国元首会晤后，白俄罗斯取得了来自俄方的 15 亿美元贷款。俄白之间形成了唇亡齿寒的关系，俄方的成败对白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安全威胁越大，白俄罗斯对俄的依赖就越大。

俄乌冲突的发生使得俄白共同面临西方的威胁，成为凝聚和强化俄白同盟的重要因素。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跌入冰点，同盟内部多数国家呈现疏俄趋势。欧亚地区俄罗斯的其他盟友、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① 《白俄罗斯总理：明斯克与俄罗斯就帮助进行债务重组问题达成共识》，<https://sputniknews.cn/20221220/1046537640.html>，访问时间：2023 年 10 月 1 日。

^② Михаил Зубов, Какую роль будет играть в Белоруси “Вагнер”. <https://expert.ru/2023/06/28/kakuyu-rol-budet-igrat-v-belorussii-vagner/?ysclid=ljhz2x55lx363142808>，访问时间：2023 年 10 月 1 日。

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则保持了不同程度的中立立场，没有参与冲突。在此情况下，白俄罗斯成为俄最关键的盟友。尽管俄白联盟国家的推进面临着一系列困难，但俄方寄希望于和白方的捆绑。2020年以来，俄白加快了在联盟国家框架下一体化的步骤。2022年12月3日，两国修订了1997年俄白联盟条约。虽然未公开具体条款，但可以推测俄方希望在深化俄白同盟关系的同时促使白进一步支持俄特别军事行动。

然而对俄高度依赖给白俄罗斯带来了被牵连的风险，可能威胁到白方的关键利益，特别是白已经承受了西方制裁。这使白方极力行使其“行动自由”，以避免受俄牵连，落入更为不利的境地。一方面考虑到2020年国内局势动荡这一重要背景，另一方面鉴于当前俄乌冲突的长期化趋势，卢卡申科不愿意以牺牲稳定为代价进行军事动员。派兵到本国领土以外作战也会影响卢卡申科维护国内政权稳定的能力，这是他一再强调不会向海外派遣白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原因。乌克兰和西方均担心白俄罗斯派兵可能造成的后果，但当前看来，白俄罗斯方面没有派兵参与俄乌冲突的迹象。

在俄乌冲突和瓦格纳事件中的斡旋角色进一步给予了白腾挪空间。以中立身份主持斡旋大国内外政治危机向来是白小国外交的特点，亦是其获取自主利益的方式。这在2014年及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中都有所体现。

除维持与独联体国家的良好关系外，俄乌冲突中白还着力推动同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远弧国家外交。白将远弧国家视作友好国家和重要的出口市场，借此既进一步加强自主利益，又有利于突破西方制裁围堵。2023年卢卡申科出访伊朗、阿联酋、肯尼亚、津巴布韦多国，两度访华。2022年9月，中白关系升级为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2年7月白俄罗斯递交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并于2024年正式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与阿联酋的合作集中在经贸投资领域，2022年阿联酋对白经济总投资额位列第三。白俄罗斯还寻求进入非洲市场，计划在2024年增加对非出口，加强与非洲的政治联系。

四 白俄罗斯同盟外交决策的历时性比较

由于1994年以来的“孤立政策”^①不可行，2000~2020年上半年白俄罗斯

^① Снапковский В. Е. Анализ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Минск: БГУ, 2021, С. 203.

对外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减少对俄的单方面依赖，实施多方位外交，坚持中立原则，向东向西同步接近，倡导“一体化之一体化”。这一时期白俄罗斯同盟外交体现出显著的对冲特征，即通过和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国家，包括对俄不友好国家发展关系强化在同盟内的自主性。替代性选项的增加和安全局势的稳定均使白得以弱化对俄的追随。白俄罗斯借和西方邻近来制衡俄罗斯，通过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进行斡旋来取得生存空间，为自己争取更多资源。这导致俄白关系一波三折，建设联盟国家的进程时断时续^①，结果表现为白在政治领域对俄的依赖减弱，但在经济领域仍无法离开俄。

1996 年卢卡申科提出“多方位外交”政策（многовекто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作为对过度依赖俄的纠偏。但彼时由于白和西方关系尚未正常化，直到 2000 年以后才正式进入到“多方位外交”阶段。在 2010 年的第四届全白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上，卢卡申科提出了白俄罗斯与东西方“同等接近”的外交原则（равная приближенность），寻求同所有邻国建立友好关系。2009 年白加入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合作，但双方在白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承认白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和北溪管道建设问题上仍存在争议。2012 年“同等接近”原则进一步发展为“一体化之一体化”倡议（интеграция интеграций），其含义是指促进建立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统一经济空间，即实现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白方希望在与欧盟合作中推行该理念。2013 年时任白俄罗斯外长马克伊在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峰会上提出，欧盟提出的倡议不应当成为地缘政治工具，也不应与白俄罗斯同俄罗斯和其他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合作发生冲突^②。由于乌克兰危机发生，这一想法未能最终落地。

这一时期俄白联盟国家推进速度放缓，俄白关系展现出“经济化”和务实外交特征^③。建设俄白联盟国家的争议性问题——签署俄白联盟国家宪法和推行统一货币问题暂时搁置。白方强调建立俄白联盟国家不意味着抛弃国家主权，要

① A. Nice, “Playing Both Sides: Belaru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 Berlin: Forschungsinstitut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Auswärtige Politik e. V., 2012; Vysotskaya Guedes Vieira, Alena, “The Politico – Military Alliance of Russia and Belarus: Re – examining the Role of NATO and the EU in Light of the Intra – alliance Security Dilemma”, *Europe – Asia Studies*, Vol. 66, No. 4, 2014, pp. 557 – 577.

② Снапковский В. Е. Анализ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С. 204 – 205.

③ Там же, С. 91.

求坚持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独立地位。欧盟和北约亦对俄白联盟国家推进持反对态度。俄白在能源进出口和食品贸易问题上反复出现争端。2006 ~ 2017 年双方由于俄对白出口天然气定价、关税和经白运输天然气付费问题上多次发生纠纷，俄一度以断气相威胁。2009 年两国又由于俄进口白俄罗斯乳制品问题发生贸易战。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的发生使得俄罗斯和西方关系跌入低谷，这一阶段也是白俄罗斯和西方关系缓和的时期。从 2016 年起白俄罗斯强化了和西方的外交联系，西方逐步撤销此前对白的制裁，肯定白 2015 年和 2016 年总统和议会选举结果。卢卡申科尝试实现油气进口和贸易伙伴的多元化，包括 2008 ~ 2012 年增加从委内瑞拉和 2020 年增加从阿塞拜疆、美国和挪威的石油进口，尽管仍未能在上述领域摆脱对俄依赖。2020 年 2 月 1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白俄罗斯，并同卢卡申科会晤。此访后白方进口美国石油，并逐渐向美国打开其商品市场。

白俄罗斯还寻求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俄乌之间进行斡旋，并和乌克兰走近。2014 年 3 月克里米亚入俄后，卢卡申科发表讲话，支持乌方领土主权完整；在乌东问题上白未对乌分离武装给予支持。上述做法得到了欧洲方面的肯定。白方也没有参与任何在克里米亚问题上谴责俄罗斯的声明与行动。2014 年 6 月，卢卡申科还前往基辅参加了波罗申科的就职仪式。8 月，欧盟、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代表齐聚明斯克，讨论欧盟、欧亚经济联盟和乌克兰的合作事宜。卢卡申科提议在白俄罗斯组织俄乌和各方的谈判，先后于 2014 年和 2015 年形成了两份明斯克协议。俄白关系一度遇冷，导致出现了 2020 年白俄罗斯总统选举期间卢卡申科称俄罗斯派遣瓦格纳武装进入白境内干涉选举一事。

比较 2000 ~ 2020 年及 2020 年至今两个阶段的白俄罗斯同盟外交，前一阶段表现为一定程度的疏俄和白在同盟内较高的自主性，后一阶段表现为对俄单向投靠与在同盟内较低水平的自主性，解释其差异性的关键因素在于白俄罗斯所面临的内外安全环境状况以及联合其他对象的可得性。2020 年以后，白俄罗斯的“多方位外交”政策事实上已难以为继。上述因素的变化使得白不得不回到依靠同盟中大国以获取安全的轨道上来。有学者根据同盟安全困境理论将俄白关系的循环困境概括为：承诺加强伙伴关系和一体化→俄罗斯对支持白俄罗斯的高成本不满→两国关系紧张→白俄罗斯向西方靠拢→俄罗斯考虑解除俄白联盟关系→双

方和解^①。从白俄罗斯寻求平衡安全与自主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个循环可以修改为：承诺加强伙伴关系和一体化→白俄罗斯对单向依附俄罗斯不满→关系紧张→白俄罗斯向西方靠拢→白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双方和解。

结 语

本文选取的自主—安全模型理论框架为理解小国行为提供了一般性解释。小国的常见同盟外交行为，如追随、对冲等，以及可能面临同盟安全困境，都可利用此框架进行考察。自主—安全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其聚焦于同盟的形成，忽略了同盟维持过程中小国如何决策的问题。本文力图以白俄罗斯为例探讨同盟形成后的小国决策问题。

白俄罗斯的行为选择表明内外安全水平和替代性联合对象可得性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导致白自主利益发生变化，继而产生不同的同盟外交决策结果。2000 ~ 2020 年白俄罗斯多方位外交时期和 2020 年以来特别是俄乌冲突以来对俄一边倒的比较，充分表明上述两个变量对白俄罗斯外交决策的影响。小国安全的初始设置使其倾向于追随，安全环境恶化和失去对冲选项使其追随行为进一步强化。

本文将白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的角色界定为有限参与，即在支持俄罗斯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同时保持一定的中立性。已有研究关注其参与，却容易忽略参与的有限性。等级制的国际体系中大国决定结构，小国的政策选项往往更加受限，这使得自主利益对于小国较为稀缺。白俄罗斯有限参与俄乌冲突的案例表明，尽管小国倾向于以自主换安全，但也同样追求实现自主利益。白俄罗斯有限参与俄乌冲突的本质是在非对称同盟内实现自主与安全的最大化。换言之，是“在被抛弃和被牵连的成本和风险之间进行比较和平衡”^②。此时白俄罗斯的小心翼翼、审时度势正在于此。

(责任编辑 聂保诚)

^① 杨恕、王术森：《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对外功能弱化的原因分析》，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 年第 2 期。

^②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1984, p. 467.